



瘞鶴銘考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長樂郡 振鐸書 諸子本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累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

重脩右割荆門木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

歐陽公集古錄云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

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名伺水落時

摹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

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

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

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

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

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

也

趙明誠金石錄云華陽真逸未詳其為何代人

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遍

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

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

蔡君謨云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

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

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

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

宋南陽張墜子厚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
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

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

宋董道廣川書跋云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

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邪

宋蔡佑雜記云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張子厚丞相不以爲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濱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攷官稱乃唐人則張丞相可謂明也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邵公元考次銘文首尾似麓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

謂好事者徃徃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
獨爲多蓋印書者傳譌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
蓋六十餘字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蘇子美詩
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
不類王法而類魯公又疑是顧况道號又疑王
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
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
詰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
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也壬
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

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後始還
茅山十一年乙未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
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有題
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但
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或以銘即
瓚書誤矣

苕溪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
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在華陽
得許楊顏三真蹟顏最多而學之故蕭遠雅淡
若其爲人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

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爲然

○茗溪漁隱叢話又云集古錄疑華陽真逸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書也若瘞鶴銘當爲右軍書

使人不疑如歐陽公評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顏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石玉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教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不應已自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石刻王瓚一詩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歟嘗親至彼觀之疑

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人有此人亦號逸少爾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姑俟識者折衷之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三字

一本我傳四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展張望一作出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

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宋馬古洲子嚴云予淳熙己酉歲為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崖間震而墜者予亦信然遂拏舟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予因請于州將龍圖學士張子顧出之張欣然發卒挽之既出則甲午歲以下二

十餘字偶一卒復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疾讀其文則與佛榻所見者其文一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寺僧所詒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今但餘此裝緝以為一通而記其左云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辯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此不復

辨

宋曾取潤州類集以瘞鶴銘蔡邕焦光贊江淹
焦山集王瓚詩為山中四絕

宋郡守趙潛題僧如玉瘞鶴銘辨證後二師示以瘞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俱萃于焦山之下三生石上一笑領悟固多矣奚庸多辨

宋尤文簡公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

題云丹陽掾王贊作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韓無咎遊焦山題名云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煙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

元陶九成輟耕錄載瘞鶴銘仙家字下無有字而多無隱我故四字與他本不同

曹新民格古要論云瘞鶴銘在焦山之足水中其字神妙今不可得

國朝鎮江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

觀音庵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水落始可摹搨其刻之壯觀亭側崖上者乃翻本也

京口三山志云寶墨亭宋初建以覆瘞鶴銘今廢蘇子瞻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瀟灑謫仙來作郡風流太守爲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鉤迹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京口三山志又云焦山西南曰瘞鶴巖今淪于山麓亂石中壯觀亭之左曰羲之巖宋僧了元

詩云朱方瘞鶴右軍竒入石三分記歲時龍躍
蛇奔此巖下等間雷雨恐飛馳

都少卿玄敬金薤琳琅云右梁陶弘景正書瘞
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予弘治
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
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
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予言嘗
識其處予旣驚喜且自笑昔爲僧所誑遂與德
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
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捐以歸未至

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
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竒已先於予銘殘
缺而錄其全文好竒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
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詒云崩裂
墮江人間旣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
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
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
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

此銘爲恨適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
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
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
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
其義取古今論辨輯爲一編名之曰瘞
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
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

景仰撮書

錫山王達著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
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鏡瞋目拂手而
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
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讐而問其姓名曰何足
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
被裘公况它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
鐘承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

何小公之甚哉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諾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爲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麟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耻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

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麟之者哉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屨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於我哉三代以來嘗音者少志和但知往從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爲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

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耶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欲公素富貴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中也夫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彼促中嗑是之人汲汲於得失之間者

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往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謁放則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已下拜君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即位疏言放空疎專飾詐巧以沽虛名尊以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真宗由是待之寢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言斥放固非公論矣然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渝節傲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通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猾撓其心則其爲志也淺矣昔放見陳搏搏告曰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子名將起當有物忌之得非放之爲人皎皎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徵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哉何乃至是

論曰凡天下之事皆可強爲惟度量不可改爲何也資品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能論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衆人之所及也彼區區一物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行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而文藝吾於此徵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或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將以推其樂於已者樂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公不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創亭以便行客則其人亦豈可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矛盾反面相仇者聞其風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咲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拯人於

會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用心也。彼漁父者非仁人與抑隱其高萬於漁傲萬物而弗沐者歟。世之人戚友而射利損物而肥家昧心於天地之間者多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爲之者漁父有之。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紂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然亦未嘗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樂天知命蓋以此也詎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執中無權申屠狄之謂矣然迹其用心亦可悲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爲愈哉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辨可否也然至易休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爲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錐彩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燁燁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烏足以爲君子哉

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啗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能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旣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謀暴虎何足尚哉書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多矣詎不深可笑哉不惟俾它人之可笑以謔

傳子孫而爲子孫矣若鍾傳者可謂自知已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猩羶之氣瀰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違違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

有奇節參往俟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猷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託意於言語之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諛自務規諫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賢烏知任棠之高不有任棠之訓烏知龐參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昏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族爲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懇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

已儻命母為造物所媿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諛之不可得而喜，
拂之不可得而怒。坎止窮通，常為之主。彼僕
僕然迷而不知者，是為其所嗤者也。一定於
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移哉。胡公不以進退
為意者，由其定見坦然於骨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
常侍坐，數孟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
章，慷慨激烈，見於顏色。

論曰：徽欽北行，挫辱萬狀。當建炎之際，正懲

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莫不知愧。彼彼然和
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為
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
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朱栴，樵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
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禱也。以菜茗
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
士廉曰：欲使我以軼治蜀矣。

論曰：栴樵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
行，無求之志，則非宅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

驚失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爲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卞急害
迎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
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於
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福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
性偏難克者耶觀松年氣象何物可以干其
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
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如韋

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爲萬
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子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儻石無
儲與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
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
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易心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
之於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爲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
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

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矣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隱之之謂也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爾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爲人所敬重如此

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夸其妻妾矣况宗族乎炫其宗族矣况鄉黨乎僧珍封侯非

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乎况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溫公論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間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天性夕月不附大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聲色華麗視之漠如

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慾嗜深者，天機淺；蓋慾者，戕性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不蠢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操於中而挽於外，膠膠汨汨，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

刺客揚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為如何也。耶嚮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揚賢也。雖然，若賢者，抑亦可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林，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內衆陽之所同欲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爲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

歎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及歸又聞知居同里若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稟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名譽相軋自古皆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朝尼父深許之者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叔文子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弃書遽往觀之寧耻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遜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歆則失身爽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寧之謂也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爲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爲鏡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曰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

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壽七十七謚清獻
論曰心者天之所在也天雖高也心雖微也
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體也
惟聖賢不爲私意小智所間以私意小智間
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閑道露香告
天蓋知天者歟至於壯之清烈無一毫之污
老之高遠無一念之襍者又皆出於心地之
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閑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

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
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儉
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
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
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
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令妓女
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悵然
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
非君子之所欲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

藏遠遁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撓其志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瑣瑣賈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爲何物也。夫以曹娥、伍胥歌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耶。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而後使薄祭。黜官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君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譽者，由其

貴而驕，富而溢也。善乎黑肱之言乎！貴而能貧，則其節不蠹，節不蠹，則不爲小民所貴。夫利者怨之歸也，爲小民所貴者，未有不由積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亡乎哉！孔子曰：邦無道，穀耻也。若黑肱者，抑亦知耻者歟。數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之龜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

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與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耄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清也。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頹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來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為流俗所移者耶。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

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論曰。著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己。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攸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含者。詎非知所重歟。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

竹蒼梧作細看遂促歸

論曰君子之爲仕非得已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汚隆命有通塞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進退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於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

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責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一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於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

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
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
則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
吉也若仲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
得可謂苦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爲
然無愧耶狡彼昏夜扣人門戶而驕人於白
日者大有徑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隴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
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雋征羗

隴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隴曰吾貧
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旣不知我
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若隴
者可謂能自處矣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爲樞密或有以
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讓曰一
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咲而還之嘗設宴宴韓
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堦下伶人以儒爲戲
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詰詈不絕口至擲

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
罪天下咸知公爲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
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座者動輒以
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鉗口而不敢發一語
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
聖賢未聞一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名流
萬世彼夸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
爲人哉若漢臣者真豪傑士也其器量之弘
識見之遠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
尤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
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
餘矣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
記尹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
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
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
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
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陶
尊果藪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爲滿引不辭既而

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
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
守相公也延卿咲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
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
無少加於前而談咲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
門頤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輦登車
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
貴爲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論曰委命順理與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
辱任去留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

延卿之爲人蓋可知矣吁彼操慧于門望庶
下道者聞延卿之風能不其顛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勲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
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
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
愛物如此平江南迴詣閣門入見勝子稱曰奉
勅江南幹當公事迴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
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

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爲人，欲與之執鞭，吾於彬也亦然。富鄭公弼爲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庖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

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曰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不養也。富貴貧賤，觀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不爲大宋名臣，使人豔慕於千載之下哉。彼斗筲小量，易於溢者，良可鄙也。夫良可愧也。夫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譖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皆蒙正貧賤

時索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

太宗即言復紳官蒙正亦不自辨未幾罷政柄
會紳舊事露黜爲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
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後一朝
士家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
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
子大安用照二伯里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害於明纖塵污玉何損於
紫大人君子誠不爲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
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况人君之前不可白

直哉至於不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
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
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往見
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
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看
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
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如未
嘗不掩卷而嘆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

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識
大體而自重者歟

王文正公曰深沉弘遠器宇充曠言行忠厚難
以備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
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
公曰玉亦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
好無乃勞也我腰間寧稱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
識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嗜慾深者天機淺故
也文正公盛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為務

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麋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
隨麋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
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辜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
巴以一麋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
仁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於一麋豈
非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
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為太子傅哉孟孫可謂

用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於此益信。

郗吉字少卿。宣帝微時，吉盡心匡衛，無所不至。宣帝即位，眾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篤，上使人加轎於身而受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樂而病篤，不足慮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享其樂。

論曰：書曰：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聖經所載萬世

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為天不足信，而用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為。嗚呼！是豈知天人交應之機哉？吾於郗吉益信。聖經之所云：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邵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論曰：朋友為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

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着屐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鄉屐耶即跌而返鄰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麟士曰非鄉屐耶啖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尤識而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歟

元德秀號魯山房瑄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爲魯山今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秩滿架柴車而去及卒惟枕履輦瓢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女色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舉天下也聞無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動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秀可謂寡慾人矣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

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草輅若文
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其爲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旨
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曷能
已乎此君子之所以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
人歟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
之者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驢號
草堂居士好彈琴賦詩以自適宋

太宗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
報中使至拖琴逾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
出人意表若曰棋進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若曰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是皆人之所不能道
者也寄王文正公云從前宰相皆頻出君在中
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畢這回好伴赤松遊
公即飄然謝事冠萊公鎮洛三邀不至遂寫刺
訪之仲先葛巾布袍長揖議論騷雅相得甚歡
笑曰盛刺不復還留爲家中之寶又寄之以詩
云好去朝中辭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爲

勢所推動蓋如此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大賢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鸞龍之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遠哉觀其寄王冠二詩足以見胷中淡然矣六合之內何物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晚寓宛丘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求見閣人報公公曰傅先生天下

士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予公曰詠知之矣但飲酒霖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怪誕之謂哉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矣若二君子者可謂無欲者歟

米芾字元章宋熙豐間人少負英聲以恩補校書郎迂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得寶月賦琅然一誦老夫卧聽未畢蹶然而起恨二十年

相從知元章不盡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
後愛閩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菴城東
號海岳喜蓄書畫尤爲山谷黃太史所敬重平
生好石見有瓌竒秀溜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爲
石丈

論曰落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
抱負舉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
翰墨以自況其爲志世人烏得而知之哉夫
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况區
區俗眼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爲乎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
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
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間訊不絕某
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澆士風不
競知所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
者歟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入矣惟
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四

四
四

